

民主的假面

即将逝去的美国光环

[美] 马克·莱文 (Mark R. Levin) ◎ 著

赖超伟 ◎ 译

PLUNDER
AND
DECEIT

民主的假面

即将逝去的美国光环

PLUNDER AND DECEIT

[美] 马克·莱文◎著

赖超伟◎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主的假面 / (美) 马克·莱文著; 赖超伟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4

书名原文: Plunder and Deceit: Big

Government's Exploitation of Young People and the
Future

ISBN 978-7-5086-7312-7

I. ①民… II. ①马… ②赖… III. ①政治-研究-

美国-现代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6178 号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7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Plunder and Deceit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Mark Levin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THRESHOLD EDITIONS, a
division of Simon & Schuster, Inc.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民主的假面

著者: [美] 马克·莱文

译者: 赖超伟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承印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8 字数: 150千字

版次: 201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6-3838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 ISBN 978-7-5086-7312-7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第一章 掠夺与欺骗 / 001
第二章 论债务 / 021
第三章 论社会保障制度 / 035
第四章 论医疗保险制度及奥巴马医改计划 / 051
第五章 论教育 / 071
第六章 论移民 / 089
第七章 论环境 / 107
第八章 论最低工资标准 / 125
第九章 论国家安全 / 139
第十章 论宪法 / 153
结 语 新民权运动 / 173
注 释 / 187
致 谢 / 245
译者后记 / 247

第一章

掠夺与欺骗

PLUNDER AND DECEIT



子女使得辛劳变得甜蜜，但也使不幸更加辛酸。子女增加人生的忧虑，但却减轻了对死亡的记忆。

——英国哲学家、政治家 弗朗西斯·培根¹

我 们是否在关爱子女的同时，却给他们及其后代带来了苦难？

美国现代社会中比较鲜为人知的是，家长为了维护家庭和睦的稳定，保护子女不受威胁和侵害，会毫无顾忌地牺牲自身利益。然而，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一部分，已为人父母的执政者一代也都下意识地像其他父母一样，妥协于令人担忧的公共政策。这些政策不仅危害了其子女的将来，还会波及子孙后代的福祉。需要明确的是，并非所有父母都可以替孩子拿主意。实际上，即便再细心的父母，就算在孩子的培养上投入再多的精力，也有可能百密一疏。另外，即使在一个健康的家庭中，看似经过父母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依

然可能产生违背初衷的后果。同样，一个运转相对良好的社会也会出现与初衷背道而驰的公共政策和管理决定。

社会中存在一种道德秩序，它来源于经验与知识、直觉与信念、教义与推理、爱情与激情，并界定着正确与错误、善良与邪恶、公平与偏袒、家庭与社会。因此，各种利益经过长久流传的传统、习俗、价值观、制度的洗礼，以及小家庭和大社会的熏陶教化，渐渐趋同融合，保护并改善人类的生存境况，使之可以繁衍生息。一般来说，这便是公民社会。²

18世纪杰出的英国政治家和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依赖于父辈、我辈和后辈间的代代延续。他写道，“这种合伙关系不可能是几代人就能培养出来的，所以它不仅仅是当代人的合伙关系，还是所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合作”³。实际上，伯克的研究相当透彻，他提出，那些放弃合作关系的人，将会使他们自己，以及子孙后代陷入严峻的境地。“公共财产和法律同样神圣，基于此条重要的定理，即当代人应该顾全大局把祖传瑰宝留给后代，不可肆意挥霍整个社会的原材料，断送了后代的需求，为子女们留下一片家园而非废墟。他们应该尊敬先辈的制度和风俗，为继承者们做出榜样，教会他们如何尊重先辈们的贡献。”⁴

历史证实了伯克的结论。接受父母培养子女的道德准则，

放弃执政者一代所采用的道德秩序，会产生可预见的不利的公共政策，也会引发众多灾难性后果。这种衰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激发潜在的压迫甚至暴政，而这种暴政最终将瓦解公民社会，吞噬后世子孙。虽然可以采取改革和修复等举措避免这种结局，但过程却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通常要经历一次极为惨烈的人员伤亡。

法国大革命的十年硝烟制造了混乱的秩序和恐怖的氛围。伯克对此极度厌恶并因此陷入思考。随后的两个多世纪，直至今日，这个世界见证了更为糟糕的境况。这并不是说，公民的骚动和社会的混乱都可以采取血腥革命或内战形式终结。显然，特定的教义、文化、管理系统等，会产生特定的异常状态。不同的事件和环境，无论与世长存或是转瞬即逝，都会对这种非连续性特质的形成起到一定影响。但是，暴力是最终的手段。

在伯克之前，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对宪法的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夏尔·德·孟德斯鸠（Charles de Montesquieu）。孟德斯鸠生活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之前，他认为背叛公民社会将导致灾难性后果。他谈道：“当美德逝去，野心侵袭蠢蠢欲动的心灵，贪婪会吞噬一切。人们被欲望操控，曾经充满爱心的人，也会变得冷若冰霜。曾经自由生活在法律之下的人，也想脱离法律、无拘无束。每一个公民就像逃离了奴隶主控制的奴隶一样。曾经的格言变成了苛责，

曾经的规则变成了强制，曾经的警觉变成了恐惧。节俭而并非占有的欲望变成了贪婪。从前，个人财产组成了社会财富；现在，社会财富变成了个人的遗产。共和政体徒有其表，挂着代表所有公民的牌子，却沦落为一小部分公民的权力机构。”⁵

现代美国社会一改过去在剖析公民社会时精益求精的做法，转而更加追求所谓的效率。乌托邦式国家主义逐渐崛起，种种迹象比比皆是；巧舌如簧的政治煽动者和自以为是的空想家在极力兜售抽象的概念和虚无的幻想，妄图追寻不切实际的极乐社会；政府权力的衍生物势力也日益庞大。在随后的章节我们将阐明，执政者的治理政策是如何预示着未来人生活质量的下降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将见证，丰厚的福利待遇不断膨胀，直到无法负荷而从内部崩塌，以及那些背叛宪法和权力制约的无耻行径。倘若不及时采取改良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对此，执政者早已心知肚明。

2014年8月的一份《华尔街日报》/NBC (*Wall Street Journal*/NBC) 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于年轻人无法获得机遇所表现出的焦虑已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并且普遍对国家的前景感到悲观，将指责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华盛顿普选出的领导人……76%的成年人都认为，他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已达到最高，子女这一代的生活质量将有所降低。71%的受访者认为国家行驶在错误的轨道上……60%的受访者认为

美国正在衰落……普遍的不满情绪蔓延至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参与民意调查的民众中，有 57% 明确表示，当他们沮丧到无法忍受的那一天，将会举着标语上街游行。这其中包括了 61% 的民主党、54% 的共和党，以及 70% 认同减税减少赤字提议的成年人和 67% 所谓的自由派人士。”⁶

在过去，执政者必须要熟记“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国会上为支持宪法提案所发表的遗世箴言。在《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第 51 篇中，麦迪逊解释了公民社会与政府限制之间最核心的平衡。“政府本身的含义是什么，是人性反思的核心吗？如果人类能表现得像天使那样，那么政府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是由天使来掌管人类，那么无论从外部控制还是内部控制都压根儿用不着政府插手。在组建一个由人管理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的人，然后，再进行强制性的自我管控。”⁷

然而，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为人父母的执政者，虽然爱子心切，却还是会背弃公民社会，转而在用专横与暴政去窃取子女的未来，使他们沦落到岌岌可危的境地？更遑论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国家正面临着衰落，而对于这种衰落局面的出现，政治家们难辞其咎。

答案可能会是多种多样的。例如，语言本身就可能产生问题的产生。“一代人”“执政者一代”以及“子孙后代”这

样的词语都不够准确，一部分人很难理解，觉得仅仅是基于理论上或是概念上的，甚至不具有真实性。因此大量的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诸如婴儿潮、被遗忘的一代、千禧一代、Z世代等。这些用来阐述社会学构架的词汇洋洋洒洒，我在此不必过多列举。

尽管这些术语并不精确，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不同年龄群体确实拥有不同的特点，有些特点很明显，有些不值一提，当然，他们也拥有共同之处和相同爱好。这通常也适用于个人。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中父母们一直关爱着子女，原因显而易见：孩子们是有血有肉真实存在的个体。假设未来与现实脱离，未来的后代只是无固定形态的陌生图像或概念，父母们当然就可以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所致力维护的子女的幸福，与后代的幸福丝毫无关。

作为执政者的父母们抱着这种心理，自然而然地低估或忽视了当代公共政策长期以来的恶果，并拒不承认对此起到的反面作用。这种现象的产生通常来源于所谓的执政精英们和中央集权论者们，他们总是无休止地强化和鼓励这一论调，试图自圆其说并倡导通过预支未来几代人的劳动和资源来获取自身利益，甚至滥用政府权力进行社会工程和经济掠夺。他们用虚假的同情心和伪善来掩盖失职，装模作样地强调改善“子女们”的前景，殊不知子女们反而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变得负荷累累。此外，决策者采取的政策极具迷惑性，轻而

易举地让人放松了警惕。我在《美国毁灭》(Ameritopia)中写道：“乌托邦主义按部就班地稳步发展，成功蒙蔽了一群毫无戒心又容易满足的人，并且鼓吹在不危及现有社会的本质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这个社会存在的弊端和缺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公民采取了忽视、不理睬或忍受的态度，更有甚者欢呼雀跃。这种变革被当成无伤大雅并带有好意的，甚至是建设性的举措，不会危及公民的基本自由。”⁸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父母或者执政成员都会低估或忽视现有公共政策对子女及其后代造成的影响，例如飙升的生活成本和沉重的生活负担，使很多人敏锐地察觉到了社会经济混乱的预兆，并且试图采取一些拯救措施。然而，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制止这样一个庞大的执政集团，因为这个执政集团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十分复杂，相对于共和主义而言，它更像是独裁主义，实际上是个野心勃勃的产物。这些决策者和他们的追捧者常常轻视，例如选举、公民游说等常规的民主化程序，当然只发生在选举结果和政策要求不违背他们统治目的的前提下。在其他方面，他们对于行政法规、行政法令及司法法规的偏爱不断升温，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执政者中很多人都已深深陷入在经济上不可持续的政府计划之中，他们依赖于此并从中获益。比如说没有资金储备的政府津贴计划，他们投身于所谓的“信托基金”并以此做

着安享晚年生活的黄粱美梦。他们从统治阶级的政治权宜之计和虚伪承诺中，寻找自欺欺人的慰藉，无视信托基金被转移和耗尽的现实，忽略灾难预言和谣言所造成的管理不善。

法国历史学家、学者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他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上、下卷）这部著作中，探讨了对美国产生影响的专制主义的类别。他评述道，“我们的同代人不断受到来自两种互相矛盾的情绪的刺激：既想接受领导，又希望保持独立。他们无法破坏这两种对立情绪的任何一方，却也不想顾此失彼，因此，一个独一无二的全能监护政府会应运而生，但是名义上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他们结合了集中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这使得他们有了喘息之机。他们自我安慰，接受先驱思想的指导，致力于保护民众利益。因为他们觉察到束缚他们的锁链的另一端，掌握在既不是某个人，也不是某个阶层的人，而是绝大部分的人手中。通过这个体系，人们暂时摆脱依赖的状态，直到再次选出他们的主人，然后故态复萌”⁹。

执政者中的很多人对此妥协，对年轻人黯淡的前景漠不关心。这些年轻人不仅无法从政府举步维艰的项目中获取自身利益，或许还要被迫做些“贡献”，更没有能力偿还他们这一生或是后代人所要面临的借据——经济泡沫破灭所产生的数万亿美元的债务。现在，对于数百万人口是否会从这样的项目中受益，人们仍然争论不休。尽管多年来数万亿美元

的政府支出都用于发放福利津贴或其他相关费用，然而这对于结果并没有起到任何改善作用。这个巨大的政府风险将最终崩塌，席卷包括数千万的受益人和捐助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导致骚乱和不幸的蔓延。仅仅这点就令人望而生畏，更遑论一个无孔不入的联邦政府似乎把玩忽职守当作无数意识形态的终极追求和社会定位。

可与之抗衡的社会组织尚不存在，更不用说支撑整个公民社会弥补联邦政府败坏的名声和强加的赋税。联邦政府有权制定、执行并且更改法律，甚至能决定其自身遵守宪法的程度，而宪法制定的最初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发生这种僭越行为。公民社会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显然其用以自我防卫的系统管理特质尚未准备就绪。最终我们会发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功能完善的共和政体，只有在公民具有高尚的道德和坚定的意愿的条件下才有存在的可能。

因此，当代的父母们和执政党对于他们的孩子及后代人是有所亏欠的，他们并未给后代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个生机盎然的立宪共和政体，以及能削减并限制联邦政府权力的政策。如果执政者无法完成这个复杂且重要的任务，它将随着“联邦利维坦”防线的不断巩固而变得更加艰巨，美国的核心本质也将毁于一旦。那么，执政者背叛了他们的后代，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再无可辩驳。

但是年轻人又面临怎样的抉择呢？如果 18~35 岁的年

年轻人对日益严重的中央集权和专政的态度继续表现得毫不在乎，或是极力促成，甚至欢欣鼓舞，会造成怎样的结局？难道他们不想要自由和富足？难道他们不渴求抵制这种社会异动和经济掠夺继而保护他们自身及后代的幸福？

年轻人似乎陷入了自身的矛盾之中。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野心勃勃的威权政府和所谓的社会现状产生怀疑时，大部分群体的成员会通过政治行为和选举模式来表达认同。皮尤的研究报告称，年青一代自认为政治独立，但是事实上他们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大多数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自由主义观念”，并往往会“信仰一个激进主义的政府”。此外，当被问到“你是否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任”，或者“在与交流时，你是否会放下戒心”时，只有19%的人认为大多数人都值得信赖。¹⁰但是集权者获取不到民众的信任，无法行使权力，那么激进主义政府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矛盾的是，除了狂热的执政精英，没有其他年龄段的群体能够像年轻人那样满腔热情地信奉并追随激进主义，并且因此受到牵连。

要想揭开这些反常现象的谜团的确很难，然而这值得我们做一番研究。一般来说，年轻人缺乏生活经验又抱有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们的想法极为单纯，会轻而易举地受到乌托邦主义的控制。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宣称，只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制和社会工程，以及对社会

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超脱和解构，才能够最终实现这种理想社会。可笑的是，他们对社会传统、习俗和价值观毫无概念和贡献。因此，尽管年轻人不太容易相信权威和其他人，却还是会轻易地受到蛊惑人心的政治家、鼓吹宣传的学者、魅力超凡的文化偶像，以及其他权威机构和公众人物的诱惑。

在《自由与专制》(*Liberty and Tyranny*) 中我曾阐述道，这种思考方式“几乎忽视了自由对一个生活富足的公民社会所起到的作用，我们每时每刻都沉浸其中……美国社会中的自由气息往往令人难以察觉，即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也通常认为它的存在理所应当，亘古恒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集权主义就变得极具诱惑性，进而得到社会的公认，让人觉察不到它对自由的日益蚕食，并堂而皇之地并存于世”¹¹。

政府宣称，公民社会存在着缺陷，并且这些缺陷难以克服，借此光明正大地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声称将会起到无限制的制约作用。政府激进主义以及在此背景下的社会构成遂被视为不可或缺且宏伟崇高的常规。而与此同时，个人主权、自由意志及自给自足的能力被逐渐削弱，人们随波逐流，并最终妥协于专政政权。

当年轻人致力于所谓的正义或神圣的运动时，就会变得极为自负、坚定且热诚，尽管这些特质原本并不专属于年轻人。埃里克·霍弗 (Eric Hoffer) ，这个曾经做过码头装卸工